

谢祥荣 著

讲解八卦之神秘智慧
阐释周易之实用模式

周易见龙

谢祥荣 题



周易见龙

谢祥荣 著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易见龙/谢祥荣著. —成都:巴蜀书社,2000.9

ISBN 7-80659-100-1

I. 周… II. 谢… III. 周易-研究 IV. 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7776 号

责任编辑:周田青 李卫红

封面设计:刘梁伟

周易见龙

谢祥荣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郫县蜀望印装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9.625 字数 600 千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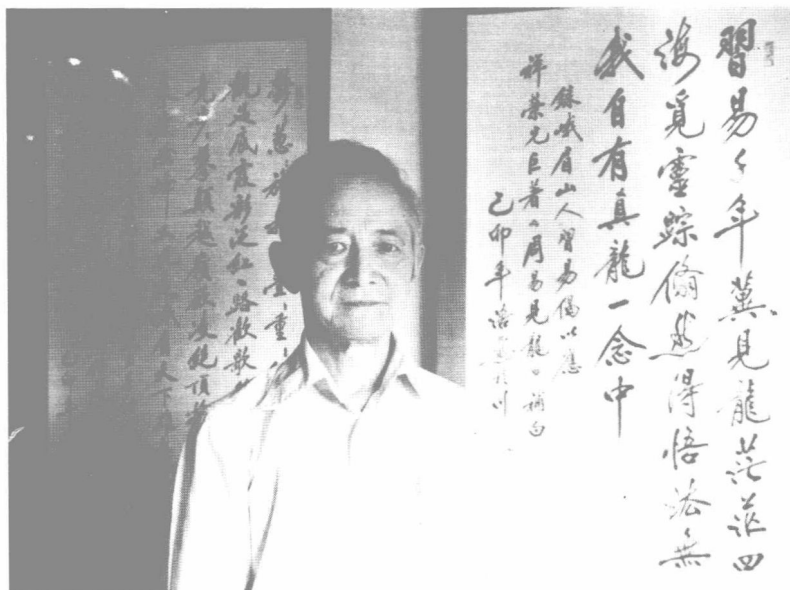
2000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80659-100-1/B·19

定价:48.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作者简介

谢祥荣，四川省峨眉山市燕岗人，生于1928年11月5日。1952年10月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学系。曾在中共成都市委党校从事理论教育工作多年并主讲马、恩经典论著。1989年离休以后，悉心于传统文化经典之研究，发表有《〈想尔注〉怎样解〈老子〉为宗教神学》、《玄之又玄与老子认知模式刍议》、《〈山海经〉与现代科学》、《开展对人体科学的哲学、社会学研究》、《论城市形象设计的相关问题》、《从文化人类学看伏羲氏画八卦》等重要论著。现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道学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四川省周易研究会顾问。

為《周易見龍》題

易學在蜀
信然不誣

楊超
千禧虎年

杨超：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三经（《易经》、《道德经》、《山海经》）研究专家。

義里画卦破鴻濛
笑里危辭感遂通
卷史沈心多慧解
中和笑見真龍

謝祥榮先生新著「周易見龍」

在蜀中出版沾以賀之

康辰之夏蕭蓬父於



習易子年冀見龍於茲四
海覓靈踪儻然得悟法無
我自有真龍一念中

錄峨眉山入習易偈以應
祥榮兄巨著《周易見龍》補白

己卯年浩然於川大



唐明邦先生致谢祥荣同志的信（代序）

捧读大作《周易见龙》纲要，十分高兴。你面壁十年，潜心研易，豁然开悟而得出一鸣惊人的结论，如此易学新成果，不可多得。我曾说 20 世纪的易学研究，胜过以往一千年。大作确为以往千年所难见。

你论定八卦文化乃华夏文化之根，其基本特征在于象数思维，可谓一语中的，抓住关键。以往学者多忽视象数思维，深中王弼扫象言理之弊而不能自拔，以致确实研易多年仍不得其门而入。

你论断八卦符号是原始象意型巫术发展到符号崇拜阶段的产物，当初旨在对自然界进行巫术调控；“重卦”乃是八卦功能从对自然力的巫术调控，发展到对社会生活进行巫术调控这一转变过程的产物。此种对八卦和重卦的实质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发前人之所未发，如对于原始社会特征和原始思维规律缺乏洞悉卓见，难以凝炼出如此观点。

我特别欣赏书中这一论断：八卦作为符号崇拜的巫术标志，具有神灵性符号同智慧性符号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在连山、归藏、周易中比例是不同的。尔后，易学研究中长期出现象数学

派、义理学派的矛盾，实为原始巫术符号二重性矛盾的反映。这种认识比时贤的确高出一筹，足以成为一家之言。

你认为八卦文化由于符号系统同文字系统的巧妙互释达到较高美学智慧，这正是周易哲学具有永恒魅力之所在。实为真知灼见，的确世界文化思想史上，还没有另一种由符号系统同文字系统有机结合的哲学著作问世，这正是当今国内、国外同时掀起“周易热”的原因之一。

书中对六十四卦的新诠释，充分显示了一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周易的奇思妙悟，颇有现实意义。你善于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从原始社会形态及原始思维方式入手，别开生面解读《周易》，揭示八卦文化的特质，这一努力，十分成功。

巴蜀书社即将出版大作，可谓慧眼识珠。特预表祝贺。今抄拙诗《太极颂》，乞赐教，并共勉。

东方文化何神秘，为有太极通灵犀。

羲皇画卦传智果，文王演易识天机。

崇德广业尚鼎革，探赜索隐贵知几。

自强不息争国雄，放眼寰宇迎朝曦。

祝《周易见龙》出版！

唐明邦 2000.7.1

周易见龙·序一

陈德述

《周易见龙》是谢祥荣先生多年从事《周易》研究所获得的重要成果，是他全部心血、知识和智慧的结晶。这部著作的问世，为延续“易学在蜀”的历史传统增添了新的光彩。

我和谢祥荣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早在 80 年代中期，他在文殊院组织禅学讲座时和他认识的。他资格很老，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以后从事马列主义的教学，离休后热衷于弘扬传统文化方面的工作：他一方面深入研究《周易》；另一方面又与四川省图书馆一起，联合省市的一些学会，组织“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学术讲座，坚持已近七年，为传统文化的弘扬和普及作了相当多的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对于《周易》这部世界文化名著，正如《易传》所说的，真是“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自古及今，研究《周易》者，不知有多少人？留存下来的有关《周易》的著作，真谓“汗牛充栋。”在这些著作中，有以儒学解易者，有以玄学解易者，有以老学解易者，有以理学解易者，有以心学解易者，有以佛学解易者，有以术数解易者，有以历数解易者，有以医学解易者，有以管理学解易者，有以决策学解易者，有以未来学解易

者，有以符号学解易者，有以心理学解易者等等。对于《周易》内涵的这种开放性，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宇宙代数学”，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种“比附”。据我所知，世界上再也没有一部著作象《周易》这样引起人们的独特关注。

《周易》是一部十分独特的著作，它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不只是用文字来表达说明或论述宇宙和社会的规律和道理，它还用象和数这些独特的符号来说明事物的规律和道理，它像是神秘的“天书”，但它又在我们民族的生活之中。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创造，是东方文化所具有的独特神韵，这种“神韵”是十分耐人玩味的。人们从“玩味”《周易》的神韵中，将会深切体验到《周易》内涵的博大精深、它的无限开放性和生命力以及我们祖先的创新精神。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难道能说中国人没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吗？

有鉴于此，谢祥荣先生的《周易见龙》独辟蹊径，不步前人的后尘，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来解释《周易》，为我们认识《周易》的价值，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谢先生认为，《周易》八卦起源于原始先民的巫术崇拜。图腾和巫术崇拜是原始民族的普遍特征。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当先民们对神秘莫测的自然界和自然力有某种诉求的时候，他们总是以某种巫术仪式请求自然界满足自己的要求。例如“天气寒冷，需要温暖的时候，可能烧起一堆堆篝火，绕着火堆呼号舞蹈；在天气干旱，需要雨水的时候，可能围绕一潭积水，或一盆清水舞蹈”。依据同样的道理，凡自然界的其他对象，如天、地、山、泽、雷、风、水、火，均可以成为巫术施术的对象。开初以实物为施术的对象，最后完全可能把实物变成成为一种符号，如把火画成火形，水画成水形，山画成山形。随着人们思维水平的提高，人们将原始的巫术符号，规整

划为一些具有规律性符号，以代表天、地、山、泽、雷、风、水、火，这样八卦就产生了。八卦所代表的八种自然事物，是人们生活不能离开的八种物质要素，这八种自然事物构成了我们身边宏观自然景象。谢先生从生活实践中，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来探索八卦的起源和《周易》的科学价值，是完全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的。

从谢先生的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完全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去思考和探索更多的新问题。如既然八卦起原于原始巫术，那么六十四卦又是怎么来的？它也是巫术崇拜的对象化符号吗？抑或它已经从原始巫术中走出来上升为理性化的符号呢？如果六十四卦也是巫术施术的对象化符号，那么乾坤二卦的内涵如何解读？它在六十四卦中起什么作用？《易传》说：“乾坤，其易之门邪？”还说：“乾坤毁，则无以见易”，这说明，《易传》十分重视乾坤二卦在《周易》中的地位。如果乾坤二卦也是巫术施术的对象化符号，他们还代表天地、还代表阴阳、还代表刚柔吗？如果六十四卦不是巫术施术的对象化符号，它们又是什么？它们和巫术有什么关系呢？对于上述种种问题的不同回答，必将产生对《周易》这部书的性质和内涵的不同理解，如此一来，将大大有利于对《周易》研究的深化。

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传播知识。一本书能传播知识很重要，但是，一部书如果能开拓人们的视野，启发人们的思考，那是更有价值的。拜读完谢先生的《周易见龙》之后，会使人们去思想很多的问题，实在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一部著作的写作重在“言之成理，持之以据”，要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贯注于其中。现在，有的所谓“著作或文章”，立论没有充分的证据和进行严密的论证，如说《周易》是“一部相对论”，是物理学的相对论？还是哲学的相对论？恐怕作者也未

能搞清楚。还说在《周易》中有“太阳中心说”，证据在哪里？没有。似乎“《周易》是个框，什么东西都可以朝里面装。”因而，把《周易》搞得越来越神秘，成为江湖术士、算命先生利用的一种工具。于是，在社会上人们一听说《周易》马上就把它与算卦算命联系起来，《周易》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内涵完全被封建迷信所淹没。谢先生的《周易见龙》是经过认真研究、仔细考证、严密思考的精心之作，它凸显《周易》的科学价值和历史文化内涵。他对六十四卦的解释，运用了“经文考释、讲解和评析”等三个步骤，对每一卦的理解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和充分的证据。

《周易》这部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是我们祖先对中华文化所作出的独创性的贡献。当今，我们对《周易》的研究，也应该有新的角度，有新视野，要有所创新。在创新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有许多发明创造，因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才能有所前进，才能有所发展。现在已经进入 21 世纪，我们必须更新观念，克服保守、停滞和固步自封的观念，不断更新、革新、创造、发明，才能赶得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学术研究的创新，是观念更新一个重要方面，不论是研究现实的理论问题，还是研究历史上的学术问题都是如此。谢先生从传统的“经学式”的研究方式走了出来，站在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上看问题，因而才能取得这一令人瞩目的成果。

谢祥荣先生年逾七旬，身体也欠佳，但还孜孜不倦地笔耕不辍，写出洋洋 60 多万字的大作，实在令人钦佩。当他嘱我为之写序时，我欣然乐于为之，写出以上一段文字，是以为序。

2000 年 5 月 28 日于成都青松斋

周易见龙·序二

谭继和 祁和晖

易经是一部奇书。从形式到内涵，它都具有两重性，正是它的奇处。

一方面，它是中华文化古奥的文化元典，是从原始时代起，早在聚落——酋邦——国家演进的历程中就已积累起来的社会生活状况的历史记录，又是中华民族原始科学思维的独特体现和我们民族历史上一切精神生产的模型和范式。

另一方面，它从其始源起，就把自己从大衍之数到八卦生成的秘密掩蔽在时间之流的长河里不断变易，让人们在生灭变化之中去猜测它的神秘。所以，到后世，它又很容易地成为神秘主义的天堂，烦琐主义的圣殿，甚至实用主义的乐园。

这种两重性是理解《易经》所包含的初民原始思维定势及其特征的锁钥。作者经过艰苦的探索，在《周易见龙》一书里，把这种两重性归结为智慧性和神秘性，认为二者的结合及其矛盾运动，形成八卦符号崇拜的巫术标志，是《易经》所深涵的底蕴。早在八卦的形成期，就包含着以数为特征的智慧性思维和以占为特征的预测性神秘崇拜思维的矛盾。不过，智慧性思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八卦的主要特征，而预测性神秘功能只是后来“神而化之”的结果。在八卦的发展期，智慧性与神秘性两种思维倾

向始终处于互争互补的状态。在汉代以后，义理派与象数派长期互争短长，形成两派六宗在解经问题上长期的争斗，这正是八卦文化所固有的二重性矛盾的深刻体现。本书抓住这一关键性的矛盾，从而展开对八卦源流及六十四卦具象的论述，可谓高屋建瓴，深中肯綮，展示出作者思考的深沉和见解的新颖。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

以易解易，以经解经，以史证易，直入堂奥，达其闾间，把易经象数的完整体系作为思维框架加以复原并作为研究工作的起点，这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

现代易学研究已发展到广阔的领域，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非常纷繁，多种多样，但大致可分为三大发展方向：一是现代哲史易学，以郭沫若、金景芳、苏渊雷等人为代表，其渊源可上溯到古代儒家以义理解易，特别是宋代程颐的义理易；二是现代科学易，以尚秉和、薛学潜、沈宜甲等人为代表，其源可溯于古代象数派，从传统的互体、爻辰和河图洛书发展而来；三是现代考据考古易，以高亨、张政烺、李学勤、于豪亮等人为代表，由清代朴学考据易发展而来并结合了现代考古学的成果。这三大发展方向只是依其特征做一个大体的划分，至于具体到某位学者身上，也可能同时兼容两个甚至三个发展方向。需要指出的是，现代易学有两点不同于古代易学之处，一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社会生活史的领域来探讨《周易》卦爻辞的内容，这以郭沫若在20年代所写《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为最早。二是突破古人以传解经的樊篱，把经传分开，以经直接解经，或者以大传十翼作为直接研究的对象，闻一多、高亨、李镜池诸先生是这方面的大家。尽管这两方面都是现代易学优于古代易学的先进之处，但其缺陷是多停留在卦爻辞的个别义理、历史与人文事例的个案研究，而对《周易》自身实际存在的以筮数占断为特征的完整的理

论框架和严密的思维位势则缺乏全面的剖析。在象数的研究方面，不少学者作了用唯物论或科学观加以解析的工作，但不能不看到流于浮华的时弊和重功重利的时代心理，反而为现代迷信易学的泛滥启开了弊端。至于易学的考据研究，特别是考古研究，以甲骨金文的数符或帛书《周易》等地下材料来证易和研易，其成果已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但毕竟还在筚路蓝缕之际，是尚待开拓的领域。

在如此易学研究的现状面前，本书作者把《易经》卦爻辞的经文作为完整的理论框架来解析，对夏连山、殷归藏到周大易发展历程作全方位的理论和历史的考察，对从制器尚象到符形义理的发展史作了全方位的理论构架，这种直接复原易的理论框架，复原经文原始结构的工作，不能不说是独辟蹊径，对弥补现代研究状况的缺陷，探索易经研究的新道路的一种尝试。

结合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解释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是本书的又一特点。本书上篇论证八卦的源流，更多地运用了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周易因其筮占性质而脱离不了神秘色彩。本书作者对筮数程式运用民俗学、文化学的方法加以层层剥离，论证其起源于原始社会晚期的大数崇拜，从天文观测和历数运算诸方面找到其科学依据，从而拨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这是多么惬意的一项研究成果。历代对大衍之数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解者越来越糊涂，从来很难说清楚过。金景芳先生认为“五十”后有脱文，应加“有五”二字，才能解决大衍之数的矛盾。但终觉其于校勘无文献之据。本书作者抛弃了历来研究者这些方法，而是充分运用民俗学和社会史的资料对大衍之数的原始思维特征加以分析，阐明八卦是原始思维从象意形巫数发展到符号崇拜阶段的产物，重卦是初民从对自然力的巫术调控

到对社会生活的巫术调控的转变过程中的产物，“制器尚象”则是这一过程完成的思维定势的结晶。这些论点，应该说是作者不务陈言的真知灼见。我们知道，汉字是从图形象意到会意符号再到形声字符的序列发展起来的。这一进程就该与周易“制器尚象”的思维定势，特别是与原始思维的抽象化模式——“象”与“数”有着内在的联系，难怪在世界范围的汉字文化圈内，易经作为文化元典，始终有着巨大的影响和恒久的魅力。

本书下篇逐卦、逐爻、逐句、逐字解析六十四卦的哲理内涵和历史内涵，从中提升其人文精神，发掘其现代价值，对其纷繁复杂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内容作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体现了作者立排众歧，解纷去繁的思辨功力和考据功力。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充分运用了现代解释学的研究方法。现代解释学认为“文本”就是本体，本体的语境经由解释而确立，读者可通过语境的解释而探索到“文本”的本质和特性。至于这种探索能否作到，这取决于解释者对文本的科学性解释和历史语境解释的深度，取决于其释义的模式是否具有最佳的解释力与最大的涵容兼摄能力。索绪尔说过，汉字是“观念的符号”，莱布尼兹说汉字是“聋子的发明”。借用他们的话来说，易的象与数也是“观念的符号”和“聋子的发明”，需要对其蕴含的语言、语境及其历史背景加以合理的解释。这种解释工作，从秦汉以来，历代经传注疏家作了不少的探索。从京房之学到邵雍之学，从王弼之学到程颐之学，他们对象数或义理的探索，用现代术语说，无非是对作为“观念符号”的易经的历史语境和“文本”内涵的探索，由于时代的限制和科学精神的不足，其争论长达两千多年，也没能科学地解决“文本”语境问题，这当然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本书作者的创新之处，正在于摆脱了先儒释经以至易传释义以来的解释框架而又充分利用了前贤研究成果的合理内核，用以